

身心灵领域新锐作家

陈卓君

美国外展教育理事长兼总裁

约翰·李德

真情推荐

因为伤害，她离群索居，自我封闭，成长之路伤痕斑驳

唯有自然是她的知己，是她的庇护所

一次又一次沉浸在静默、大自然怀抱下，她看到了生命的另一面闪烁亮光

本书荣获美国国家杂志奖

# 若不是荒野，我不会活下去

## 一个背包客自我疗愈之旅

[美] 崔西·罗斯◎著  
张明玲◎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A MEMOIR  
Tracy Riss

若不是荒野，  
我不会活下去

—— 一个背包客自我疗愈之旅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THE SOURCE OF ALL THING: A MEMOIR by TRACY ROSS

Copyright: © 2011 BY TRACY RO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achary Shuster Harmsworth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Changsha Senxin Culture Dissemination Limited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7-2015-1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若不是荒野,我不会活下去:一个背包客自我疗愈之旅/(美)罗斯著;张明玲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80-0854-9

I. ①若… II. ①罗… ②张… III. ①自传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9655 号

若不是荒野,我不会活下去:一个背包客自我疗愈之旅

(美)罗斯 著  
张明玲 译

策划编辑:亢博剑

责任编辑:刘晚成

封面设计:金 刚

责任校对:范 舟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010)84533149

印 刷: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5.5 插页:12

字 数:186 千字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斯科特、哈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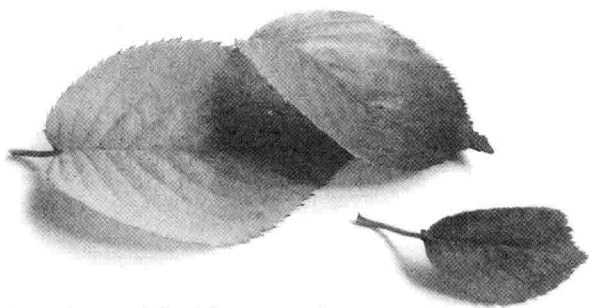
以及所有的孩子们，

无论如何，

他们一定都会得到

注视、聆听与信任。

Tracy Bess



超脱于对与错的观念，  
有一片原野，  
我将在那里与你相会。

——鲁米，13世纪苏菲派诗人

# 目 录

## 序 曲

- ① 英年早逝 / 005
- ② 穿喇叭裤的护花使者 / 014
- ③ 爱的力量 / 021
- ④ 新爸爸 / 026
- ⑤ 噩梦来袭 / 033
- ⑥ 催化剂 / 041
- ⑦ 正中红心 / 047
- ⑧ 快逃 / 057
- ⑨ 无家可归 / 061
- ⑩ 妈妈的态度 / 079
- ⑪ 远走他乡 / 091
- ⑫ 角色新规定 / 104
- ⑬ 在艺术学校的救赎 / 117
- ⑭ 医院蓝调 / 134
- ⑮ 高山搜救初体验 / 141
- ⑯ 来到极地 / 150
- ⑰ 父女结伴同行 / 159
- ⑱ 重蹈覆辙 / 165
- ⑲ 离婚风波 / 182
- ⑳ 真爱来临 / 191
- ㉑ 来自流星的孩子 / 201
- ㉒ 创伤后应激障碍 / 214
- ㉓ 坠毁与烧烬 / 220
- ㉔ 重回红鱼湖 / 226

## 序曲

2007年7月，爱达荷州红鱼湖

我父亲要做的只是回答问题而已。

就是这样，只有四个简单的问题。不过，这其实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像这样的问题不容易回答。我们现在就要抵达圣殿（The Temple）了，它位于美国爱达荷州索图斯山（Sawtooth Mountains）崎岖的深山里，我们花了3天才走到。父亲并不知晓，但我的问题已经蓄势待发，就像是30-30型杠杆步枪里的弹壳一样，力道猛烈而且一触即发。

时值7月，长满鼠尾草的山坡比地狱还要炎热。在夏天结束之前，野火将蔓延烧毁超过13万英亩<sup>①</sup>的土地。而我们现在已经爬到海拔2700多米的高处，我的父亲——准确地说，是我的继父——他说这样的热度感觉起来比他所住的拉斯维加斯还凉快些。四天前，他和我的母亲在特温福尔斯（Twin Falls）跟我会合，那是我成长的城镇，就位于我们现在所在的索图斯山南

---

① 英亩，英美制地积单位，1英亩等于4046.86平方米。

部220公里处。他们一路往北开，跨越内华达州，经过其他的野火区域，包括一场在爱达荷州边界的大火。当父亲与我整理行装之际，母亲在一位朋友家中等我们。见到母亲时，她看起来甚至比她实际150厘米高的身形更娇小。她的运动长裤是从拉斯维加斯A&F店里的特卖车上扯来的——皱得像放了一个月的莴苣，正垂贴在她的臀部上。在她嘴巴的褶皱上有一些已凝结的白胶，证明她又一次服用了抗抑郁药。她嘴巴上说着，很高兴几乎在同一天，我和我的父亲都打算回到28年前我们的麻烦开始的地方。不过当我跟她告别时，看着她矗立在朋友家的车道上，我的思绪开始游离：风将要吹向何方？

那天晚上，我们离开特温福尔斯时天色已晚——因为太晚了，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圣殿的登山口。于是父亲和我睡在鼠尾草丛中，就在斯坦利镇的上方。我的胃持续疼痛，害我吃不下带来的黑豆和墨西哥薄玉米饼，幸而鼠尾草的味道有助于抚慰从我胸口涌现的恐惧。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把他的红色福特小卡车停在红鱼湖的山间小屋旁，之后我们就搭船过湖。在遥远的彼岸，我们发现了通往目的地的登山口，于是我们从那个点开始往上爬，至今已经走了整整两天。

这天早上黎明时分，我们从睡袋里爬出来，做了早餐并抓了几条鱼。终于，我们开始登山了，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洼地间爬上爬下，脚踩着布满苔藓和碎石子的蜿蜒山路缓慢向上爬。稍稍往下俯瞰，就瞥见一场笼罩树林顶空的大火，烟雾正从地平线升起。当我们到达湖边时，湖水四周有数十只黑色青蛙在叫；因为那天是星期天，而且我们真的觉得跟上帝的距离更近一些了，所以我们把湖命名为“圣水湖”。

此刻，这片荒野看似魅影重重，空气稀薄，地势崎岖不平。父亲64岁，有着弓形腿，还超重7公斤，我感觉他的身体既疲惫又沉重。最后的



800米，他艰难地行进着，每走几步路都要停下来喘一口气，调整背包，拽一下那件印着“我最行”的T恤，腋下已经被汗渍湿透了一大圈。先不讨论他对衣服品味的选择，我试着去回忆第一次父亲带我进入这些崇山峻岭的情景。那时的他身材瘦削，淡棕色的小胡子和头发从他的颧骨散开，在两侧形成漂亮的金黄色扇形。他身穿沃尔里奇（Woolrich）的上衣和猎靴，冲上步道诱使我爬上山脊，从那里可以看到宽广碧绿的山谷。如果我抱怨天气太热或饿得发慌，他就会毫不费力地把我高举在他的肩头上，就好像我的身体全都是羽毛做成的一般。

我知道父亲肯定很痛，因为我也觉得自己很痛——不只是腿，还有我的肺脏和脚底板。从我们离开红鱼湖的船坞后，我们几乎没说半句话，下船时，担忧的德州人问道：“你们要去哪儿？”我确信我们看起来就像一对怪异的搭档：一个老男人和他的——我是他的什么人呢？女儿？情人？还是朋友？当我们走下船时，我想转身往回去，忘却这整出悲惨的闹剧。但是圣殿——那是在地图上紧追不舍的一个地点，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它就近在咫尺了！除此之外，我依然尚未决定是否要公然杀掉他，或者就这样一直陪他走到死。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了一些我还不愿去思考的理由，所以我把心思暂时放在了红鲑鱼上。它们以前会从太平洋洄游1400多公里，回到红鱼湖这里产卵，接着死去。不过那都是在工程部队建水坝之前的事，这些水坝后来阻碍了它们的旅程。数十年来，没有一只鲑鱼能够再回到它们的祖先位于索图斯山脚下的产卵地。但是当我还小的时候，红鲑鱼曾经挤满了从红鱼湖倾泻而出的溪流，形成鲜红色的波浪。我对它们着迷，跪在鱼钩溪的溪流边，伸手触摸它们像锡箔一般光亮的背鳍。父亲告诉我，鱼儿们在回

家的路上，为了延续它们的后代努力着。他还说它们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它们消耗的是自己体内的养分。多年来，一想到红鲑鱼，我的心中便充满爱与恐惧。我想要像它们一样停驻在我自己悲伤的源头，并从中生发出一个全新的、洁净无瑕的开始。

有好几次，当我们沿着步道向上爬时，我想象自己找了一颗完整无缺、拳头般大小的石块，将我父亲的脑袋砸得粉碎。然后他踉踉跄跄摔倒在地上。我幻想自己蹲在他身旁，看着他的血汨汨流出也不去抱他。但这只不过是幻想，我知道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终究无法承受失去我的父亲。这28年来，他绑架了我的记忆。如果没有他，我绝对不会知道当我还小的时候，他对我做了什么。

我们又爬了一个钟头，距离关口已有数百米，我们转出这条步道。在我们面前有一圈花岗岩高塔，尖耸及凹槽的形状就像摩门大教堂的塔楼一般。散落的石块从垂直的井状通道滑落，噼里啪啦掉在地面上。父亲和我快速小心地横斜着脚步越过这堆混乱的障碍物，并迂回地挤入狭缝中让体重变轻，这样大圆石才不会在我们脚下滚动从而压断我们的脚。

我们走到一块宽阔平坦的岩石边停下了脚步，它看起来像圣坛。父亲重重地坐下，啜一小口水，勉强吞咽几口食物。他那双巧克力色的眼睛开始变得柔和，而他的嘴角在颤抖，就好似他使劲地不让自己皱眉头一样。

我弓着背坐在他身旁的花岗岩石板上，斜眼瞄着他那红棕色并具有十六分之一印第安切罗基血统的脸庞。我伸手到我的背包里去找随身录音机，拿出它靠近父亲的唇边。如此一来，风声才不会遮掩他的回答。我开始对他提出我积累了大半辈子想要质问的事。“好了，爸爸，”我说道，“我准备好了。告诉我。是怎么开始的？”

## 01 英年早逝

我寻觅一个父亲到底有多久了？从我呱呱坠地就开始了吧。

在我7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生父在内华达山脉登山旅行途中，他脑中的动脉瘤突然破裂。当时他正带领一群童子军，教他们如何追踪黑熊，钓鳟鱼，用火柴生火。他卧倒在岩屑堆中，有一百万年年龄的岩石碎片无情地划伤了他的脸颊。血液从他的动脉喷涌而出，他的视力也因此受到损害。朋友们将他抬到登山口，然后送他回家。他躺在沙发上，母亲发现裹在羊毛毡下的他竟然还在颤抖，当时的室温可有26℃。

那时我们的家在加州的勒莫尔海军基地，生父是那里的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在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上，确保船上载运的飞机所装的炸弹不会意外爆炸。我们一家住在军方配给的房子里，那一天，当母亲打开家门，她马上知道事情不妙。平时，父亲很在意的靴子（无论是否穿在脚上），现在却歪倒在客厅的墙角下。听到他在山中昏倒的消息，她把当时4岁大的哥哥克里斯和我一起寄放在邻居家，然后就飞快地将爸爸送往军舰医务室，结果不巧是国庆假期的周末，所有好的医师都外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她被告知下个星期二再过来。

于是我父亲星期天和星期一直躺在床上。他抱怨说他的头感觉像是一个无法释放出蒸汽的压力锅。等到星期二那天，他试着穿上制服，但身体摇摇晃晃，并且汗流不止的，只好放弃了。母亲看到这幅景象，知道状况更糟了。她将一颗枕头放在家用旅行车的驾驶座上，抱着我放在她的大腿上，边哭泣着边开车，载父亲回到了那规模极小的海军医院。

医生发现我父亲的脊髓液中有血液渗入，必须动手术。但是在手术的前一晚，我父亲心里明白他的时间不多了，母亲的心里也清楚。“我很害怕。”他告诉她，他其实并不希望她知道这件事。我的生父叫彼得·罗斯，27岁，是加拿大的移民，他搬来美国8年了，还是发不准小虾的正确读音。母亲亲吻父亲的绷带，并将冰块压在他的唇上，然后他们在医院的床上紧紧相拥。

几个星期后，我们将父亲安葬在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的一处公墓，但是我母亲发誓说，在葬礼之后他回来找过我们。那时，她和我正在祖母家中父亲童年住的卧房里睡觉。外头很凉爽，窗户敞开着，所以我母亲说他就爬窗进来了。她确切记得他身上穿的衣服——有着蓝黑相间方格子的高尔夫球裤，和一件淡蓝色的保罗衫。他手里拿着一张表单，就像他生前的样子。他对她露出灿烂和悦的笑容。她说我遗传了他碧绿色的眼睛。他站在我的摇篮边，帮我盖好毯子，将手放在我的头顶上。

我母亲穿着睡袍，一看到他便坐起身子。“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她问道，“你去哪里了？我可以去看你吗？我好想你。我需要你。”他年轻的妻子哭了起来。我父亲坐在她的床沿。“回去睡吧，多丽丝。”他跟她说道，“我还有工作要做。我不会太快离开。”

六个月后，妈妈将我们的家当打包，并将军队的抚恤金全部领出，带

着我们搬进一间位于特温福尔斯的里士满路1537号的分层式附加车库的平房。

她说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她希望克里斯和我可以离我们的祖父母家近一些。他们就像我父亲一样，最爱用石蛾幼虫当饵钓鳟鱼，他们都是在自家后院开的商店里绑鱼饵。院子里的玫瑰花是外来品种，在外面的世界里肆意地绽放。当我们搬到爱达荷州的时候，祖父母都是50出头的年纪，是一对令人印象深刻的夫妻。利兹奶奶身高168厘米，留着一头火红的头发，看上去很高贵。她在贝弗利山庄长大，少女时期曾经跟约翰尼·韦斯穆勒（Johnny Weissmuller）——他可是如假包换的“泰山”——一起沿着泳道来回游。留着一头平头白发的爷爷是在内华达州的康塔克特长大的，正好遇上经济大萧条时期，但他并不是华莱士·斯泰格纳的小说《糖果山》中所写的人物那样的求施舍的无业游民。他依照自己的兴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工程学位。

我的祖父霍华德·罗斯靠在加油站半工半读念大学，奶奶彼时已拥有两辆敞篷克莱斯勒汽车。一天，她刚好开到他打工的加油站加油，就这样彼此认识了。当他们结婚时，利兹奶奶放弃了一笔可观的遗产。然而当她和霍华德搬去爱达荷州时，她找到了一种丰富多彩的新生活。他们俩学会开轻型小飞机，并到加拿大、加州和墨西哥旅行。他们钓鱼、打猎，在沙漠中宿营。他们也在特温福尔斯举办最棒的晚宴。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它们是我所有童年岁月中最鲜活的早年回忆：想象涂着唇膏的小姐们一边摇晃着威士忌酒杯，一边讨论将雌松鸡的内脏取出的最好办法，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想起3岁的事：我在利兹奶奶举办的某次派对中躲在餐桌下，她的德国短毛指示猎犬约瑟芬在我的身旁摇

着尾巴。偶尔会有人低下头看看是谁的手指在搔他们的膝盖骨，但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人理我，然而我听人们说故事听得津津有味，嬉笑声此起彼落。

妈妈总是说，她执意让我们住在爷爷奶奶附近，离她那些大啖鱼头、豪饮威士忌的表亲戚八千里远，是她一项真正的英勇壮举。但其实她也没有理由回加拿大。除了她的姐姐玛乔丽，我的祖父母是她在美国唯一的亲人。妈妈其他的家人——一群杂七杂八但有着音乐天分的苏格兰-爱尔兰天主教徒住在纽芬兰，那也是她成长的地方。她的母亲在她两岁时死于肺结核，而她从事深海捕鱼的父亲把她丢给罹患癌症的祖母抚养。母亲五岁的时候，就在康塞普申湾沿岸拾荒，寻找木炭来当炉灶的柴火。17岁时，她和我的外曾祖母维克厄姆仍睡在同一张床上。到了20岁，她离开了小佛特——那天正好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她发誓再也不要住在那个鬼地方。可她一点都没预料到特温福尔斯也是如此荒凉。这个小镇坐落在斯内克河峡谷（Snake River Canyon）边缘，峡谷是一道地面裂缝，某些地方比大峡谷还要多深300米。

特温福尔斯，若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唯一的原因应该是，埃维尔·克尼维尔<sup>①</sup>曾经在1974年尝试飞跃斯内克河（Snake River）峡谷。我的母亲、祖父母、克里斯和我坐在我们家的屋顶上想看他的这项壮举。

《运动大世界》节目甚至从加州出外景来拍摄这个活动。克尼维尔差一点就能完成400米的飞跃，可惜因为风向吹乱了他的降落伞，并将他的火箭动力摩托车拖进峡谷中。当时他坠入河床，失去意识，仅靠国旗跳伞装的背

---

① 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摩托飞车特技表演闻名全美的传奇人物，2007年病逝，享年69岁。

带绑在机车上。再向西一点点，他就会摔进斯内克河只有几米远的黑色涡流中溺毙。

特温福尔斯高矗在河流上方，处长满石楠木和山艾树的高原上。在我还小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幢幢孤零零的砖造学校，空荡荡的教堂，还有千篇一律低矮的商铺。但是在遥远的另一头，斯内克河骤然倾泻而下的地方，两个巨大的瀑布自然而成。肖肖尼瀑布（Shoshone Falls）高65米，比尼加拉瓜瀑布还要高，只是没那么宽。特温福尔斯瀑布的高度为38米，比较短，但同样壮丽。以上种种因素加起来，水雾迷蒙的瀑布让我们感觉单调乏味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摩门教徒的家乡，带有孤寂和与众不同的氛围。不过就我记忆所及，街道看来太空旷，商家也一直濒临倒闭边缘。他们为什么没有关门大吉实在让人想不透，因为巨大的斯内克河将我们与爱达荷州更富饶、更美丽的地区分隔开来。只有培林桥——一座距河面约150米高的跨河大桥——让我们可以通往森瓦利，我一直认为那里存在着其他文明。

我心想，也难怪我母亲从未对特温福尔斯感兴趣，即便童年生活困顿，她仍然渴望回到纽芬兰。当她小时候住在小佛特镇时，她曾经望着窗外延绵不绝的绿色山脉、壮观的岬角、深不可测的海水，她曾经在那里划着她自己的平底小船，横渡满布鲸鱼的小海湾。而当她从特温福尔斯的家中望出窗外时，她看见的只有山艾树和成堆的熔岩，这是64万年前黄石巨火山口（Yellowstone Caldera）最后一次爆发的遗迹。现在，没有海盐的芳香，炉灶上也没有甘蓝菜，整个家中只飘溢着带有杀虫剂味道的水肥味。她不曾抱怨，至少克里斯和我的印象中没有，但是她也从未释怀，不能原谅那命运的力量将丈夫从她身边夺走，并将迷迷糊糊的她送到斯内克河冲积平原干裂的土地上。这里是美国最大的奶酪农场集中

地，周围都是摩门教徒和牧羊人。

克里斯和我对于跟祖父母住得这么近，感到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们对待我们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一般。我会去他们家玩，当爷爷在后院的商店制作他的专利产品——“罗斯钓饵隔板钓鱼箱”时，我会当他的跟班。在午餐时间，我们一边吃着涂上花生酱的土豆片，一边听着保罗·哈维（Paul Harvey）主持的广播节目。吃完午餐，爷爷会回到店里，然后我就去寻找约瑟芬一坨坨的狗大便，每清理一坨，爷爷就会给我一分钱。我喜欢爷爷穿在身上的浆过的短袖格子衬衫的味道，还有他穿着工作靴重步走在厨房里斑驳的地毯上的声音。我确信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从他的身上推测出我生父的样子。当我坐在他的大腿上，用手臂圈住他时，我肯定感受到了我父亲的爱。

住在利兹奶奶和霍华德爷爷家附近，意味着克里斯和我早早就学会领略户外世界的奥妙之处。在无数个夏日的早晨，我们会挤进他们的白色福特小卡车，前往魔幻水塘，那是他们最喜欢去的一个钓鱼地点。当他们坐在充气小艇中啜饮威士忌酒时，我和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哥哥就用印有玫瑰花的茶杯舀湖水喝，并小口小口咬着沾有沙砾的泥蛋糕。我们会在祖父母的旅行拖车中露营，并抓蝌蚪放在纸杯中。有时候，我们会把小小的青蛙留在纸杯牢笼中，直到所有的水都干掉。我们——至少是我啦，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我进幼儿园之前，我就已经生过两次因泥巴和湖水引起的疾病，湖水反射的强光还造成了我永久性的晒伤。

时光流转，我在户外的古怪行径变成家中茶余饭后的话题。有一天，我跟祖父母去露营，我们顺着一条流速缓慢的河流，在岸边走着。河水发出潺潺的流水声，吸引我去凝视那一圈圈的涟漪。我看着看着，一个没站



稳，就滑进水里了。丽兹和霍华德走在我前面，并未留意，他们正在寻找较深的湖泊准备钓鱼。但是就如同奶奶说的：在某个时刻他们注意到我的歌声没了，不消片刻，他们意识到我失踪了。他们跑回最后知道我所在的地点——再次听到了我的歌声。那就是他们找到我的方式，当时的我悬挂在岸边的一条树根上，身体伸展出去，在水面上来回摆动，

对我们小孩而言，没有比跟自己的祖父母一起仰望星星，或是趁着奶奶跟她的女伴在露营拖车中玩牌时溜出去四处乱玩更棒的事了。但是对我母亲而言，罗斯家一直都提醒她，她并不属于这里。她的公婆从来就不喜欢她，这点她很确定。从我父亲带她到爱达荷州，而他们坚持要检查她的牙齿好不好那天就确定了。他们还会嘲笑她的发音，而且告诉她说，在生下哥哥和我后，最好开始节食，不然她的丈夫会开始找另外一个老婆。即使我父亲临终之际，利兹奶奶还是无法接受我母亲。当我母亲乞求见我父亲最后一面——在医院要拔掉父亲的氧气管之前，利兹奶奶（她比我的母亲高18厘米，重18公斤）差不多是将她一把甩开，害得她的背被床架锁戳到了。

虽然初来乍到，但我们已经落地生根，所以妈妈、克里斯和我尽量过好新生活。我们玩“滑坡与梯子”棋游戏，看《芝麻街》，而且读了数百本书。我母亲最爱跟我说，即使我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孩，也有办法让她跟我哥哥捧腹大笑。当她在电子炉上煮高丽菜卷时，我会用手指和脚趾勾住游戏围栏的边带，然后绕圈圈，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猴子一样。之后，当碗盘洗好了风干时，妈妈会先把我放进婴儿床里。因为克里斯年纪比较大，所以他晚上一定比我晚睡。但是不消几分钟，他和我妈妈就会听到“砰”的一声，这意味着我将身体挂在栏杆上，掉下来撞到了头。几秒钟后，我又来了，穿着睡衣边爬行，边发出咿咿呀呀声，下定决